

东周列国志

〔明〕冯梦龙
〔清〕蔡元放◎著
【第三卷】



吉林文史出版社

〔明〕冯梦龙〔清〕蔡元放◎著【第三卷】

东周列国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周列国志/ (明) 冯梦龙, (清) 蔡元放著.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9. 9 重印

ISBN 978-7-80626-003-6

I. 东… II. ①冯…②蔡… III. 章回小说—中国—明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73012 号

Dong Zhou Lie Guo Zhi

东 周 列 国 志 (三)

原 著: (明) 冯梦龙 (清) 蔡元放

责任编辑: 张雪霜

封面设计: 徐 超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印 刷: 北京市飞云印刷厂

版 次: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6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mm 32 开本

字 数: 807 千字

印 张: 5

书 号: ISBN 978-7-80626-003-6

定 价: 175.00 元 (全七册)

目 录

第三十五回	晋重耳周游列国 秦怀嬴重婚公子	311
第三十六回	晋吕卻夜焚公宫 秦穆公再平晋乱	320
第三十七回	介子推守志焚绵上 太叔带怙宠入宫中	330
第三十八回	周襄王避乱居郑 晋文公守信降原	341
第三十九回	柳下惠授词却敌 晋文公伐卫破曹	351
第四十回	先轸诡谋激子玉 晋楚城濮大交兵	362
第四十一回	连谷城子玉自杀 践土坛晋侯主盟	373
第四十二回	周襄王河阳受觐 卫元咺公馆对狱	382

第四十三回	智宁俞假鸩复卫 老烛武缢城说秦	391
第四十四回	叔詹据鼎抗晋侯 弦高假命犒秦军	400
第四十五回	晋襄公墨缞败秦 先元帅免胄殉翟	408
第四十六回	楚商臣宫中弑父 秦穆公殽谷封尸	419
第四十七回	弄玉吹箫双跨凤 赵盾背秦立灵公	427
第四十八回	刺先克五将乱晋 召士会封余给秦	437
第四十九回	公子鲍厚施买国 齐懿公竹池遇变	447
第五十回	东门遂援立子倭 赵宣子桃园强谏	456

第三十五回

晋重耳周游列国 秦怀嬴重婚公子

话说公子重耳怪狐偃用计去齐，夺魏犢之戈以刺偃，偃急忙下车走避，重耳亦跳下车挺戈逐之。赵衰、臼季、狐射姑、介子推等，一齐下车解劝。重耳投戟于地，恨恨不已。狐偃叩首请罪曰：“杀偃以成公子，偃死愈于生矣！”重耳曰：“此行有成则已，如无所成，吾必食舅氏之肉！”狐偃笑而答曰：“事若不济，偃不知死在何处，焉得与尔食之？如其克济，子当列鼎而食，偃肉腥臊，何足食？”赵衰等并进曰：“某等以公子负大有为之志，故舍骨肉，弃乡里，奔走道途，相随不舍，亦望垂功名于竹帛耳。今晋君无道，国人孰不愿戴公子为君？公子自不求入，谁走齐国而迎公子者？今日之事，实出吾等公议，非子犯一人之谋，公子勿错怪也。”魏犢亦厉声曰：“大丈夫当努力成名，声施后世，奈何恋恋儿女子目前之乐，而不思终身之计耶？”重耳改容曰：“事既如此，惟诸君命。”狐毛进干糒，介子推捧水以进，重耳与诸人各饱食。壶叔等割草饲马，重施衔勒，再整轮辕，望前进发。有诗为证：

凤脱鸡群翔万仞，虎离豹穴奔千山。

要知重耳能成伯，只在周游列国间。

不一日行至曹国。却说曹共公为人，专好游嬉，不理朝政，亲小人，远君子，以谀佞为腹心，视爵位如粪土。朝中服赤帑乘

轩车者，三百余人，皆里巷市井之徒，胁肩谄笑之辈。见晋公子带领一班豪杰到来，正是“薰莸不同器”了，惟恐其久留曹国，都阻挡曹共公不要迎接他。大夫僖负羁谏曰：“晋、曹同姓，公子穷而过我，宜厚礼之。”曹共公曰：“曹，小国也，而居列国之中，子弟往来，何国无之？若一一待之以礼，则国微费重，何以支吾？”负羁又曰：“晋公子贤德闻于天下，且重瞳骀胁，大贵之征，不可以寻常子弟视也。”曹共公一团稚气，说贤德他也不管，说到重瞳骀胁，便道：“重瞳寡人知之，未知骀胁如何？”负羁对曰：“骀胁者，骀胁骨相合如一，乃异相也。”曹共公曰：“寡人不信，姑留馆中，俟其浴而观之。”乃使馆人自延公子进馆，以水饭相待，不致饬，不设享，不讲宾主之礼，重耳怒而不食。馆人进澡盆请浴，重耳道路腌臢，正想洗涤尘垢，乃解衣就浴。曹共公与嬖幸数人，微服至馆，突入浴室，迫近公子，看他的骀胁，言三语四，嘈杂一番而去。狐偃等闻有外人，急忙来看，犹闻嬉笑之声，询问馆人，乃曹君也，君臣无不愠怒。

却说僖负羁谏曹伯不听，归到家中，其妻吕氏迎之，见其面有忧色，问：“朝中何事？”负羁以晋公子过曹，曹君不礼为言。吕氏曰：“妾适往郊外采桑，正值晋公子车从过去。妾观晋公子犹未的，但从行者数人，皆英杰也。吾闻：‘有其君者，必有其臣；有其臣者，必有其君。’以从行诸子观之，晋公子必能光复晋国，此时兴兵伐曹，玉石俱焚，悔之无及。曹君既不听忠言，子当私自结纳可也。妾已备下食品数盘，可藏白璧于中，以为贄见之礼，结交在未遇之先，子宜速往。”僖负羁从其言，夜叩公馆。重耳腹中方馁，含怒而坐，闻曹大夫僖负羁求见馈饘，乃召之入。负羁再拜，先为曹君请罪，然后述自家致敬之意。重耳大悦，叹曰：

“不意曹国有此贤臣！亡人幸而返国，当图相报！”重耳进食，得盘中白璧，谓负羁曰：“大夫惠顾亡人，使不饥饿于土地足矣，何用重贿？”负羁曰：“此外臣一点敬心，公子万乞勿弃！”重耳再三不受。负羁退而叹曰：“晋公子穷困如此，而不贪吾璧，其志不可量也！”次日，重耳即行，负羁私送出城十里方回。史官有诗云：

错看龙虎作豺獠，盲眼曹共识见微。

堪叹乘轩三百辈，无人及得负羁妻！

重耳去曹适宋。狐偃前驱先到，与司马公孙固相会。公孙固曰：“寡君不自量，与楚争胜，兵败股伤，至今病不能起。然闻公子之名，向慕久矣，必当扫除馆舍，以候车驾。”公孙固入告于宋襄公，襄公正恨楚国，日夜求贤人相助，以为报仇之计，闻晋公子远来，晋乃大国，公子又有贤名，不胜之喜！其奈伤股未痊，难以面会，随命公孙固郊迎授馆，待以国君之礼，馈之七牢。次日，重耳欲行，公孙固奉襄公之命，再三请其宽留。私问狐偃：“当初齐桓公如何相待？”偃备细告以纳姬赠马之事。公孙固回复宋公。宋公曰：“公子昔年已婚宋国矣。纳女吾不能，马则如数可也。”亦以马二十乘相赠，重耳感激不已。住了数日，馈问不绝。狐偃见宋襄公病体没有痊好之期，私与公孙固商议复国一事。公孙固曰：“公子若惮风尘之劳，敝邑虽小，亦可以息足。如有大志，敝邑新遭丧败，力不能振，更求他大国，方可济耳。”狐偃曰：“子之言，肺腑也。”即日告知公子，束装起程，宋襄公闻公子欲行，复厚赠资粮衣履之类，从人无不欢喜。

自晋公子去后，襄公箭疮日甚一日，不久而薨。临终谓世子王臣曰：“吾不听子鱼之言，以及于此！汝嗣位，当以国委之。楚，大仇也，世世勿与通好。晋公子若返国，必然得位，得位必

能合诸侯，吾子孙谦事之，可以少安。”王臣再拜受命，襄公在位十四年薨。王臣主丧即位，是为成公。髡仙有诗论宋襄公德力俱无，不当列于五伯之内。诗云：

一事无成身死伤，但将迂语自称扬。

腐儒全不稽名实，五伯犹然列宋襄。

再说重耳去宋，将至郑国，早有人报知郑文公。文公谓群臣曰：“重耳叛父而逃，列国不纳，屡至饥馁，此不肖之人，不必礼之。”上卿叔詹谏曰：“晋公子有三助，乃天祐之人，不可慢也。”郑伯曰：“何为三助？”叔詹对曰：“‘同姓为婚，其类不蕃。’今重耳及狐女所生，狐与姬同宗，而生重耳，处有贤名，出无祸患，此一助也。自重耳出亡，国家不靖，岂非天意有待治国人之人乎？此二助也。赵衰、狐偃，皆当世英杰，重耳得而臣之，此三助也。有此三助，君其礼之。礼同姓，恤困穷，尊贤才，顺天命，四者皆美事也。”郑伯曰：“重耳且老矣，是何能为？”叔詹对曰：“君若不能尽礼，则请杀之，毋留仇讎，以遗后患。”郑伯笑曰：“大夫之言甚矣！既使寡人礼之，又使寡人杀之，礼之何恩，杀之何怨？”乃传令门官，闭门勿纳。

重耳见郑不相延接，遂驱车竞过。行至楚国，谒见楚成王。成王亦待以国君之礼，设享九献，重耳谦让不敢当。赵衰侍立，谓公子曰：“公子出亡在外十余年矣，小国犹轻慢，况大国乎？此天命也，子勿让。”重耳乃受其享。终席，楚王恭敬不衰，重耳言词亦愈逊，由此两人甚相得，重耳遂安居于楚。一日，楚王与重耳猎于云梦之泽。楚王卖弄武艺，连射一鹿一兔，俱获之，诸将皆伏地称贺。适有人熊一头，冲车而过，楚王谓重耳曰：“公子何不射之？”重耳拈弓搭箭，暗暗祝祷：“某若能归晋为君，

此箭去中其右掌。”飏的一箭，正穿右掌之上，军士取熊以献。楚王惊服曰：“公子真神箭也！”须臾，围场中发起喊来，楚王使左右视之，回报道：“山谷中赶出一兽，似熊非熊，其鼻如象，其头似狮，其足似虎，其发如豺，其鬣似野豕，其尾似牛，其身大于马，其文黑白斑驳，剑戟刀箭，俱不能伤。嚼铁如泥，车轴裹铁，俱被啮食，矫捷无伦，人不能制，以此喧闹。”楚王谓重耳曰：“公子生长中原，博闻多识，必知此兽之名？”重耳回顾赵衰，衰前进曰：“臣能知之。此兽其名曰‘獬’，秉天地之金气而生，头小足卑，好食铜铁，便溺所至，五金见之，皆消化为水，其骨实无髓，可以代槌，取其皮为褥，能辟瘟去湿。”楚王曰：“然则何以制之？”赵衰曰：“皮肉皆铁所结，惟鼻孔中有虚窍，可以纯钢之物刺之，或以火炙立死，金性畏火故也。”言毕，魏犇厉声曰：“臣不用兵器，活擒此兽，献于驾前。”跳下车来，飞奔去了。楚王谓重耳曰：“寡人与公子同往观之。”即命驰车而往。

且说魏犇赶入西北角围中，一见那兽，便挥拳连击几下。那兽全然不怕，大叫一声，如牛鸣之响，直立起来，用舌一舐，将魏犇腰间鍍金镗带舐去一段。魏犇大怒曰：“孽畜不得无礼！”耸身一跃，离地约五尺许，那兽就地打一滚，又蹲在一边。魏犇心中愈怒，再复跃起，趁这一跃之势，用尽平生威力，腾身跨在那兽身上，双手将他项子抱住，那兽奋力踉跄，魏犇随之上下，只不放手。挣扎多时，那兽力势渐衰，魏犇凶猛有余，两臂抱持愈紧，那兽项子被勒，气塞不通，全不动弹。魏犇乃跳下身来，再舒铜筋铁骨，两只臂膊，将那兽的象鼻一手捻定，如牵犬羊一般，直至二君之前。真虎将也！赵衰命军士取火薰其鼻端，火气透入，那兽便软做一堆。魏犇方才放手，拔起腰间宝剑砍之，剑光迸起，

兽毛亦不损伤，赵衰曰：“欲杀此兽取皮，亦当用火围而炙之。”楚王依其言，那兽皮肉如铁，经四围火炙，渐渐柔软，可以开剥。楚王曰：“公子相从诸杰，文武俱备，吾国中万不及一也！”时楚将成得臣在旁，颇有不服之意，即奏楚王曰：“吾王夸晋臣之武，臣愿与之比较。”楚王不许，曰：“晋君臣，客也，汝当敬之。”

是日猎罢会饮，大欢。楚王谓重耳曰：“公子若返晋国，何以报寡人？”重耳曰：“子女玉帛，君所余也，羽毛齿革，则楚地之所产，何以报君王？”楚王笑曰：“虽然，必有所报，寡人愿闻之。”重耳曰：“若以君王之灵，得复晋国，愿同欢好，以安百姓。倘不得已，与君王以兵车会于平原广泽之间，请避君王三舍。”按行军三十里一停，谓之一舍，三舍九十里，言异日晋、楚交兵，当退避三舍，不敢即战，以报楚相待之恩。当日饮罢，楚将成得臣怒言于楚王曰：“王遇晋公子甚厚，今重耳出言不逊，异日归晋，必负楚恩，臣请杀之。”楚王曰：“晋公子贤，其从者皆国器，似有天助，楚其敢违天乎？”得臣曰：“王即不杀重耳，且拘留狐偃、赵衰数人，勿令与虎添翼。”楚王曰：“留之不为吾用，徒取怨焉。寡人方施德于公子，以怨易德，非计也！”于是待晋公子益厚。

话分两头。却说周襄王十五年，实晋惠公之十四年，是岁惠公抱病在身，不能视朝。其太子圉久质秦国，圉之母家乃梁国也。梁君无道，不恤民力，日以筑凿为事，万民嗟怨，往往流徙入秦，以逃苛役。秦穆公乘民心之变，命百里奚兴兵袭梁灭之，梁君为乱民所杀。太子圉闻梁见灭，叹曰：“秦灭我外家，是轻我也！”遂有怨秦之意。及闻惠公有疾，思想：“只身在外，外无哀怜之交，内无腹心之援，万一君父不测，诸大夫更立他公子，我终身客死于秦，与草木何异？不如逃归侍疾，以安国人之心。”

乃夜与其妻怀嬴枕席之间，说明其事：“我如今欲不逃归，晋国非我之有，欲逃归，又割舍不得夫妇之情，你可与我同归晋国，公私两尽。”怀嬴泣下，对曰：“子一国太子，乃拘辱于此，其欲归不亦宜乎？寡君使婢子侍巾栉，欲以固子之心也。今从子而归，背弃君命，妾罪大矣。子自择便，勿与妾言，妾不敢从，亦不敢泄子之语于他人也。”太子圉遂逃归于晋。秦穆公闻子圉不别而行，大骂：“背义之贼，天不祐汝！”乃谓诸大夫曰：“夷吾父子，俱负寡人，寡人必有以报之！”自悔当时不纳重耳，乃使人访重耳踪迹，知其在楚已数月矣，于是遣公孙枝聘于楚王，因迎重耳至秦，欲以纳之。重耳假意谓楚王曰：“亡人委命于君王，不愿入秦。”楚王曰：“楚、晋隔远，公子若求入晋，必须更历数国。秦与晋接境，朝发夕到。且秦君素贤，又与晋君相恶，此公子天赞之会也。公子其勉行！”重耳拜谢。楚王厚赠金帛车马，以壮其行色。重耳在路复数月，方至秦界。虽然经历尚有数国，都是秦、楚所属，况有公孙枝同行，一路安稳，自不必说。

秦穆公闻重耳来信，喜形于色，郊迎授馆，礼数极丰。秦夫人穆姬亦敬爱重耳，而恨子圉，劝穆公以怀嬴妻重耳，结为姻好。穆公使夫人告于怀嬴，怀嬴曰：“妾已失身公子圉矣，可再字乎？”穆姬曰：“子圉不来矣！重耳贤而多助，必得晋国，得晋国必以汝为夫人，是秦、晋世为婚姻也。”怀嬴默然良久，曰：“诚如此，妾何惜一身，不以成两国之好？”穆公乃使公孙枝通语于重耳。子圉与重耳有叔侄之分，怀嬴是嫡亲侄妇，重耳恐干碍伦理，欲辞不受。赵衰进曰：“吾闻怀嬴美而才，秦君及夫人之所爱也。不纳秦女，无以结秦欢。臣闻之：‘欲人爱己，必先爱人；欲人从己，必先从人。’无以结秦欢，而欲用秦之力，必不可得也，公子其毋

辞!”重耳曰：“同姓为婚，犹有避焉，况犹子乎？”臼季进曰：“古之同姓，为同德也，非谓族也。昔黄帝、炎帝俱有熊国君少典之子，黄帝生于姬水，炎帝生于姜水，二帝异德，故黄帝为姬姓，炎帝为姜姓，姬、姜之族世为婚姻。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人，惟姬、己各二，同德故也。德同姓同，族虽远，婚姻不通。德异姓异，族虽近，男女不避。尧为帝喾之子，黄帝五代之孙，而舜为黄帝八代之孙，尧之女于舜为祖姑，而尧以妻舜，舜未尝辞。古人婚姻之道若此。以德言，子圉之德岂同公子？以亲言，秦女之亲不比祖姑，况收其所弃，非夺其所欢，是何伤哉？”重耳复谋于狐偃曰：“舅犯以为可否？”狐偃问曰：“公子今求人，欲事之乎？抑代之也？”重耳不应。狐偃曰：“晋之统系将在圉矣。如欲事之，是为国母，如欲代之，则仇雠之妻，又何问焉？”重耳犹有惭色。赵衰曰：“方夺其国，何有于妻？成大事而惜小节，后悔何及？”重耳意乃决，公孙枝复命于穆公。重耳择吉布币，就公馆中成婚。怀嬴之貌，更美于齐姜，又妙选宗女四名，为媵，俱有颜色，重耳喜出望外，遂不知有道路之苦矣。史官有诗论怀嬴之事云：

一女如何有二天？况于叔侄分相悬。

只因要结秦欢好，不恤人言礼义愆。

秦穆公素重晋公子之品，又添上甥舅之亲，情谊愈笃。三日一宴，五日一飧，秦世子嬴亦敬事重耳，时时馈问。赵衰、狐偃等因与秦臣蹇叔、百里奚、公孙枝等深相结纳，共踌躇复国之事。一来公子新婚，二来晋国无衅，以此不敢轻易举动。自古道：“运到时来，铁树花开。”天生下公子重耳，有晋君之分，有名的伯主，自然生出机会。

再说太子圉自秦逃归，见了父亲晋惠公，惠公大喜曰：“吾

抱病已久，正愁付托无人，今吾子得脱樊笼，复还储位，吾心安矣。”是秋九月，惠公病笃，托孤于吕省、郤芮二人，使辅子圉：“群公子不足虑，只要谨防重耳。”吕、郤二人，顿首受命。是夜，惠公薨，太子圉主丧即位，是为怀公。怀公恐重耳在外为变，乃出令：“凡晋臣从重耳出亡者，因亲及亲，限三个月内俱要唤回，如期回者，仍复旧职，既往不咎，若过期不至，禄籍除名，丹书注死，父子兄弟坐视不召者，并死不赦！”老国舅狐突二子狐毛、狐偃，俱从重耳在秦，郤芮私劝狐突作书，唤二子归国，狐突再三不肯。郤芮乃谓怀公曰：“二狐有将相之才，今从重耳，如虎得翼。突不肯唤归，其意不测，主公当自与言之。”怀公即使人召狐突。突与家人诀别而行，来见怀公，奏曰：“老臣病废在家，不知宣召何言？”怀公曰：“毛偃在外，老国舅曾有家信去唤否？”突对曰：“未曾。”怀公曰：“寡人有令：‘过期不至者，罪及亲党。’老国舅岂不闻乎？”突对曰：“臣二子委质重耳，非一日矣。忠臣事君，有死无二！二子之忠于重耳，犹在朝诸臣之忠于君也，即使逃归，臣犹将数其不忠，戮于家庙。况召之乎？”怀公大怒，喝令二力士以白刃交加其颈，谓曰：“二子若来，免汝一死！”因索简置突前，郤芮执其手，使书之，突呼曰：“勿执我手，我当自书。”乃大书“子无二父，臣无二君”八字。怀公大怒曰：“汝不惧耶？”突对曰：“为子不孝，为臣不忠，老臣之所惧也。若死，乃臣子之常事，有何惧焉！”舒颈受刑。怀公命斩于市曹。太卜郭偃见其尸，叹曰：“君初嗣位，德未及于匹夫，而诛戮老臣，其败不久矣！”即日称疾不出。狐氏家臣，急忙逃奔秦国，报与毛、偃知道。不知毛、偃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晋吕卻夜焚公宫 秦穆公再平晋乱

话说狐毛、狐偃兄弟，从公子重耳在秦，闻知父亲狐突被子圉所害，捶胸大哭，赵衰、臼季等都来问慰。赵衰曰：“死者不可复生，悲之何益？且同见公子，商议大事。”毛、偃收泪，同赵衰等来见重耳。毛、偃言：“惠公已薨，子圉即位，凡晋臣从亡者，立限唤回，如不回，罪在亲党，怪老父不召臣等兄弟，将来杀害。”说罢，痛上心来，重复大哭。重耳曰：“二舅不必过伤，孤有复国之日，为汝父报仇。”即时驾车来见穆公，诉以晋国之事。穆公曰：“此天以晋国授公子，不可失也！寡人当身任之。”赵衰代对曰：“君若庇荫重耳，幸速图之！若待子圉改元告庙，君臣之分已定，恐动摇不易也。”穆公深然其言。重耳辞回甥馆，方才坐定，只见门官通报：“晋国有人到此，说有机密事，求见公子。”公子召入，问其姓名，其人拜而言曰：“臣乃晋大夫栾枝之子栾盾也。因新君性多猜忌，以杀为威，百姓胥怨，群臣不服，臣父特遣盾私送款于公子。子圉心腹只有吕省、卻芮二人，旧臣卻步扬、韩简等一班老成，俱疏远不用，不足为虑。臣父已约会卻溱、舟之侨等，敛集私甲，只等公子到来，便为内应。”重耳大喜，与之订约，以明年岁首为期，决至河上。

栾盾辞去，重耳对天祷祝，以蓍布筮。得《泰卦》六爻安

静，重耳疑之，召狐偃占其吉凶。偃拜贺曰：“是为天地配享，小往大来，上吉之兆。公子此行，不惟得国，且有主盟之分。”重耳乃以栾盾之言告狐偃，偃曰：“公子明日便与秦公请兵，事不宜迟。”重耳乃于次日复入朝谒秦穆公，穆公不待开言，便曰：“寡人知公子急于归国矣，恐诸臣不任其事，寡人当亲送公子至河。”重耳拜谢而出。平豹闻穆公将纳公子重耳，愿为先锋效力，穆公许之，太史择吉于冬之十二月。先三日，穆公设宴，饯公子于九龙山，赠以白璧十双，马四百匹，帷席器用，百物俱备，粮草自不必说。赵衰等九人各白璧一双，马四匹，重耳君臣俱再拜称谢。

至日，穆公自统谋臣百里奚、繇余，大将公子絳、公孙枝，先锋平豹等，率兵车四百乘，送公子重耳离了雍州城，望东进发。秦世子罃与重耳素本相得，依依不舍，直送至渭阳，垂泪而别。诗曰：

猛将精兵似虎狼，共扶公子立边疆。

怀公空自诛狐突，只手安能掩太阳？

周襄王十六年，晋怀公圉之元年，春正月，秦穆公同晋公子重耳行至黄河岸口。渡河船只，俱已预备齐整，穆公重设饯筵，丁宁重耳曰：“公子返国，毋忘寡人夫妇也。”乃分军一半，命公子絳、平豹护送公子济河，自己大军屯于河西。正是：“眼望捷旌旗，耳听好消息。”

却说壶叔主公子行李之事，自出奔以来，曹、卫之间担饥受饿，不止一次，正是无衣惜衣，无食惜食，今日渡河之际，收拾行装，将日用的坏筵残豆、敝席破帷，件件搬运入船，有吃不尽的酒脯之类，亦皆爱惜如宝，摆列船内。重耳见了，呵呵大笑，

曰：“吾今日入晋为君，玉食一方，要这些残敝之物何用？”喝教抛弃于岸，不留一些。狐偃私叹曰：“公子未得富贵，先忘贫贱，他日怜新弃旧，把我等同守患难之人，看做残敝器物一般，可不枉了这十九年辛苦！乘今日尚未济河，不如辞之，异时还有相念之日。”乃以秦公所赠白璧一双，跪献于重耳之前曰：“公子今已渡河，便是晋界，内有诸臣，外有秦将，不愁晋国不入公子之手。臣之一身，相从无益，愿留秦邦，为公子外臣。所有白璧一双，聊表寸意。”重耳大惊曰：“孤方与舅氏共享富贵，何出此言？”狐偃曰：“臣自知有三罪于公子，不敢相从。”重耳曰：“三罪何在？”狐偃对曰：“臣闻：‘圣臣能使其君尊，贤臣能使其君安。’今臣不肖，使公子困于五鹿，一罪也；受曹、卫二君之慢，二罪也；乘醉出公子于齐城，致触公子之怒，三罪也。向以公子尚在羁旅，臣不敢辞。今入晋矣，臣奔走数年，惊魂几绝，必力并耗，譬之余筵残豆，不可再陈，敝席破帷，不可再设。留臣无益，去臣无损，臣是以求去耳！”重耳垂泪而言曰：“舅氏责孤甚当，乃孤之过也。”即命壶叔将已弃之物，一一取回；复向河设誓曰：“孤返国，若忘了舅氏之劳，不与同心共政者，子孙不昌！”即取白璧投之于河曰：“河伯为盟证也。”时介子推在他船中，闻重耳与狐偃立盟，笑曰：“公子之归，乃天意也，子犯欲窃以为己功乎？此等贪图富贵之辈，吾羞与同朝！”自此有栖隐之意。

重耳济了黄河，东行至于令狐，其宰邓惲发兵登城拒守，秦兵围之，丕豹奋勇先登，遂破其城，获邓惲斩之，桑泉白衰望风迎降。晋怀公闻谍报大惊，悉起境内车乘甲兵，命吕省为大将，郤芮副之，屯于庐柳，以拒秦兵，畏秦之强，不敢交战。公子紫